

物的意義——一個交互論的觀點

畢恆達*

A Transactional Perspective on Object Meaning

by

Herng-Dar Bih

摘 要

交互論近幾年來在環境心理學界廣為討論，但大都停留在哲學或理論的層次。本文首先回顧環境心理學中「物的意義」的研究，其理論與經驗研究的差距。接著以作者針對台灣留美學生所做的經驗研究，說明其方法與研究結果。

由於受篇幅所限，本文除說明研究之詮釋過程外，只討論物的意義的結構，最後以物質性、物的時間性與物的意義的變遷等面向未來說明人與物的交互作用。

ABSTRACT

The transactional paradigm has been advocated i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within the past two decades. However, the discussion basically remains at the philosophical or theoretical level.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reviews studies of object meaning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discusses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Then I use an empirical study on experience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eir home and host country to illustrate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a structure of object meaning. In conclusion, I discuss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 person and its object in terms of temporality, the materiality of the object and changes of object meaning.

民國82年6月30日收稿

*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Manuscript received on June 30, 1993.

*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一、前言

意義的界定決定於我們對於人類本質的預設。本文對於意義的探討可以追溯至杜威與班特力(Dewey & Bentley, 1949)的交互論(transaction)。他們將對於研究對象的理解以及研究活動本身區分為自動論(self-action)、互動論(interaction)與交互論(transaction)。自動論認為物理或社會現象之運作是受到其內在本質或驅力的影響。鳥兒在天空飛翔、蘋果墜落地面是因為它們分別具有"飛"與"墜落"的本質。在環境心理學的領域裡,則以個人之"性格"(如A型性格、B型性格、都市型或鄉村型等)來解釋個人在特定環境中的行為與態度。互動論的研究在研究進行之初即對研究對象命名,而研究者所關心的是物體之間的互動。相反地,交互論觀點的研究只暫時性地接受對於事件的既有描述,而研究本身即是一個命名的過程。根據互動論,世界是由分離而固定的粒子及其間之相互作用力所構成。空間及時間被視為均質、絕對而固定的。然而根據交互論的觀點,研究現象之構成的任何一個面向必須與其他面向同時考慮才能清楚的界定。時間性與變遷是內在於事物的品質。意義植基於"知者"(the knower)與"所知"(the known)之間的關係。兩者相互界定,並且在交會的過程中不斷浮現與改變。交互論視研究為現象的一部份,並且重視部份與整體之交互關係。然而絕大多數的環境心理學研究採取互動論的觀點,例如有關密度與社會病態行為、高溫與攻擊行為、獎勵與節約能源行為等之"相關研究"(correlational studies)。

二、環境心理學中有關物的研究

環境心理學中交互論式的研究呈現出一個矛盾,亦即一方面意圖對體驗的意義進行理解,一方面又採用非詮釋式的研究方法。有關物體意義之發展較完全的理論似乎都採取交互論的觀點,認為物體的意義存在於個人與物體的關係之中,並且隨著時間及脈絡的變化而改變。然而絕大多數的經驗研究卻沒有說明個人與物體的交互關係(transactions)。阿特曼(Altman)雖然被視為環境心理學中交互論的主要代言人之一,但他與其同事早期有關個人物體的意義的經驗研究(Hansen & Altman, 1976; Vinsel, Brown, Altman, & Foss, 1980)卻不是交互論式的。這些作者記錄大學宿舍中於學期初與學期末的雙人房內的室內裝飾。物體係由研究者根據物體的種類加以判斷而分類,如人際關係、價值觀、興趣或娛樂等。學生在個人化(personalization)過程中的意圖與解釋未被提及。因此藉由科學語言對個人化所做的描述是與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分離的,但是卻被認為具有代表真實世界的優越性。

至於被研究者的聲音則在研究者的論述中消失了(Smith, 1990)。作者發現中途退學學生的室內裝飾明顯地較為單調並且較少與學校環境有關。他們似乎認為反映學生依戀(attach)故鄉的物體是學生無法適應新環境的表徵,並且強化了他們適應的失敗。此種解釋預設了物體的種類與意義之間存在著一對一的關係。例如,無論是在學期初或學期末,校園的地圖代表學生對於新環境的投入,而家鄉的照片則顯示了學生內心的孤寂以及對於家鄉的思念。此種認知架構無法處理物體意義產生"質"變的可能性。在排除物體意義脈絡的同時,交互論的觀點也被排除了。

何繆斯(Hormuth, 1990)體認到簡單的相關研究的問題,意圖以考慮自我的生態系統(the ecological system of the self)來超越。他認為自我是由他人、環境與物體所構成的生態系統中的一部份。採用多重方法(multi-method)與多重研究(multi-study)的取徑,他以遷移(relocation)作為研究環境意義與自我概念變遷之關係的典範。此連結自我概念與實質、社會環境的生態模型對於環境心理學有其一定的貢獻,然而他的經驗研究並沒有跳出傳統相關研究的模式(Speller, 1991)。何繆斯只是在分析的過程中引進更多的變項,但是卻沒有真正對現象做整體的解釋。個人的整體經驗在統計分析中失落。變項的解釋也與其脈絡分離。統計上的顯著性往往難以在概念上加以理解。例如,閱讀提供了新的體驗使得自我產生改變,但另一方面,書本又能夠最有效地維持個人的連續性(personal continuity)。新遷入的居民較常待在家裡,但也花較多的時間在餐廳與酒吧。然而作者只是列出統計表格,卻未將此現象放入脈絡中進行進一步的理解。儘管作者之理論有整體觀的意圖,但實際的分析卻又只是對於人與環境關係的靜態與片段的描述。

瓦坡納的有機發展論(organismic-developmental approach)(Wapner, 1981, 1987; Wapner, Kaplan, & Cohen, 1973)視"人在環境之中"(person-in-environment)為研究分析的單位。其理論強調人們如何理解環境,並且在此環境中界定自己的位置。人們不斷地組織環境,賦予環境意義。而此環境同時也是結構人們行為的脈絡。瓦坡納採用渥納(Werner)的發展觀,認為一個系統(如人與環境)如果越分化(differentiated),越有層級性的整合(hierarchically integrated),表示發展得越完全。相反地,如果缺少分化與整合則是退化。此理論之發展觀反映了男性的(masculine)發展觀點(Gilligan, 1982),忽略與他人維持親密關係以及關心他人的目標與福祉的重要性(Saegert, 1992)。當我們觀察人與物的關係時,我們會發現其實發展並不必然意含分化。它可能表示對於物體的欣賞、黏結與認同;而在此關係中,人與物的分別逐漸的模糊。

瓦坡納的研究的缺點也在於其經驗研究(如Wapner,

Demick, & Redondo, 1990)無法捕捉其理論概念的豐富與複雜性。作者以問卷調查一百名老人的心愛的東西(cherished possessions)與在老人院的適應問題。有關東西的體驗是以東西的清單與意義、功能的頻率來測量。適應程度則以生活滿意度、壓力與控制量表來測量。雖然作者發現東西與適應的正向關係，但是他們並沒有掌握在適應過程中老人與東西互動的動態關係。此外，作者認為對於新環境的適應可以落在一個線性的連續體上。這是一種二元論的想法。其實人們可能利用不同的方式以適應新環境。人們經常在生活的不同面向中，如社會關係、地位、情緒、價值、成就感或工作，進行折衝與妥協。一個適應程度的量表可能簡化了人與環境的複雜關係。

希克斯忍特密哈義與洛克柏格·霍頓(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lton, 1981)提出一個很細緻的物體意義的理論。"修養"(cultivation)是其理論的中心概念，意指"照料"(to tend)與"意欲"(to intend some end)。傳統的結構主義或記號學的文化理論，將文化化約成一個靜態的象徵系統。他們則試圖找回由血肉之軀所生活的具體世界。修養就是本質(nature)的完成。所以當一個人在"照料"東西的時候，東西與個人的本質同時在這箇互動的過程中得以實現。他們所忽略的是：有時候東西可能促成人與其環境的分離與異化。

在"物的意義"這個研究中，作者訪問美國芝加哥都會地區的八十二個家庭。他們發展了一個物體意義的分類系統，並且討論物體與自我成長及性別的關係。結果顯示兒童及男性成年人喜歡"行動的東西"(objects of action)，而女性成年人與老年人則偏好"沉思的東西"(objects of contemplation)。然而作者對於行動與沉思的東西的定義卻過於模糊，並且沒有置於受訪者的生活世界中來理解。為什麼收音機是行動的東西，而書籍是沉思的東西？藉由身體運動或思考來區分，是一種不足與化約的思考方式。它意涵著心身的分離，並且忽略其理論所描述的個人與物體本質在人與物互動中的實現。

以上對於理論與經驗研究的回顧顯示使用一個無法與理論契合的研究方法所導致的問題。由於無法理解並參與物體意義的交互本質，並且在資料蒐集、分析與寫作的過程中忽略了詮釋的向度，這些作者以替物體意義貼上標籤取代了對於物體如何取得意義之過程的分析。本文將藉由作者的關於台灣留美學生對於物的體驗的博士論文(Bih, 1992a)說明一個交互論觀點的經驗研究的可能性。

三、一個有關物的意義的詮釋過程

此論文之目的在於探究物體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整體角色。藉由訪談的長期研究以獲取物體體驗的質的資料，並進一步發現其結構性的本質(Structural invariants)以及物體意義的變遷，特別是在適應新環境的過程中。作者於國七十八年至七十九年間訪談三十五位留美的台灣學生；分別是在他們出國之前，以及到達美國幾週與一個學期之後。此論文所研究的物體並不侷限於受訪者有正面感覺、展示在外、或特別重視的物品；也涵蓋具有負面感情的物品、已不存在的物品、留學生將之留在台灣的物品、以及渴望獲得的物品。此外，開放式的訪談內容還包括受訪者的未來目標、社會關係、課業、日常活動、以及其所處的實質環境。

作者在研究之初並沒有界定清楚的假說。既有文獻(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lton, 1981; Oury, 1987; Rubinstein, 1989; Vinsel, Brown, Altman, & Foss, 1980等)對於物體意義的分類使我對於研究對象更加敏感，但是並不將之強加在資料之上。

由於瞭解物體的意義是此論文的目的，因此作者採用深入訪談的方法。雖然訪談是社會科學中用以研究意義的常見的方法，但是訪談被視為一種"標準化的實驗"，而不是一種談話(discourse)的形式。刺激與反應成為問題與回答的比喻(Mishler, 1986)。於是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致力於將訪談問題與訪談行為標準化以確保受訪者接收到相同的刺激。這種刺激—反應模式受到詮釋學式以及女性主義的社會科學學者的批評(如Reinharz, 1983; Rowles, 1978)。他們認為訪談是研究者與受訪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而研究者並沒有絕對的權威以控制訪談的情境。研究者與受訪者被視為是合作的關係。

訪談問題的順序並非事先已經決定，但是作者手邊有一份訪談必須涵蓋的內容的清單。為了幫助受訪者捕捉其物體經驗，我以不同的方式發問，如重要的物體、在其生活中有意義的物體、有感情的物體、或無法被替代的物體。其重點不在於將物體的重要性放入已經界定好的意義尺度中，而是要發掘受訪者之主體的物體經驗。其他受訪者的經驗隨時被提出來以刺激受訪者的想像。一般性的物體，如照片、日記、信件、禮物、報紙與書，即使受訪者未主動提出，我也會發問。而前次訪談的分析則不斷與此次訪談的回答加以比較，以便提出新的問題。而由於我大都在受訪者的居住空間中進行訪談，因此我也會對所見到的空間安排及物體提出問題。

由於大多數訪談是在受訪者的家中進行，因此受訪者對於訪談的情境有較大的控制力。我不是一個擁有絕對權威的心理學家，而像個客人。有些受訪者的確請我在他們家中吃飯。在屬於他們的空間中，由他們決定我們應該坐在那裡。通常他們會請我喝茶或果汁。所以他們並非是一個完全被動的受訪者。有些受訪者一面聽他

們所喜歡的音樂，一面接受訪談。有些則抱著或者玩弄著布娃娃。這種訪談與日常的談話形式類似。我並未全然控制談話的進行。在台灣的第一次訪談中，受訪者經常在訪談結束後問我一些有關留學生活以及紐約市的環境等問題。當然也不乏有人在訪談進行之中問我問題。有些人想知道我的看法，有些人對於其他受訪者的經驗感到好奇。有一個受訪者不但問我有那些心愛的東西，並且問我是否在訪談之前熟讀上次訪談的記錄，是否察覺她房間的擺設有何改變。在受訪者家中訪談，作者也可試著去“體驗”受訪者每日所生活的環境。當我進入一學生宿舍見到有關一強暴事件的海報貼滿大門、佈告欄、樓梯間及走廊時，我可理解一個受訪者對於紐約市的恐懼。有一個受訪者住在客廳裡。他的室友進來打斷我們的談話數次。我可以體會他日常生活的隱私程度。當受訪者說他的房間很溫暖、很空曠，或只是一個暫時居住的地方時，我也可親自去感覺。

大多數關於物體以及留學生經驗的既有文獻都是斷面式(cross-sectional)的研究，無法真正處理人類現象的動態過程。而且其對於研究現象的瞭解大都倚賴研究者與受訪者短暫的接觸上。在作者的論文研究中，作者在一自然發生的變遷(出國留學，非研究所製造之變遷)之前與之後，對學生進行訪談，前後達九個月至二年不等。在這長期的接觸過程中，我們得以建立彼此的信任。我也可以在事件發生時獲取有關受訪者經驗的資料。因此我有一個瞭解留學生適應過程與物體意義變遷的有利條件。回憶性的資料必須很小心的詮釋，因為人們總是不斷地重新解釋他的過去，並且可能遺忘了那些不再有顯著意義的經驗。長期的多次的訪談給予我一個對於前後的訪談加以比較的機會。前次訪談的分析使我能對此次的訪談提出切題的問題。而此次訪談的資料又有助於對於前面訪談資料的理解。

如前所述，事物的意義並非一個客觀的、靜態的存在。訪談其實是訪談者與受訪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它不是藉著事先已決定的標準化刺激以引起反應，也不是在訪談之前就已存在受訪者腦中的意義的再現過程。訪談是一個尋求彼此都能理解的共享意義的循環過程。在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不斷地追尋並體現其物的意義(Reinharz, 1992)

一個留學生在桌上擺了她和她家人以及男朋友的照片。當我問及她為何擺照片時，她否認照片有特殊的意義，並且把擺照片歸因於偶然的因素。她說她有照片，正巧碰到很便宜的相框，所以買了相框。既然有相框，那相框本來就是用來擺的，剛好桌上還有一些空間，所以就將照片擺出來。她強調沒事她也不會去看那些照片，因為她覺得心理的感覺比較重要。

其實你說擺了也很少說拿出來看，而且我沒有戴眼鏡，根本看不清楚…然後也不是給人家看，別人來也不會注意看…所以有時候我覺得說為什麼要把它擺出來呢？把它收進去不是一樣嗎？

然而在訪談的問答中，她發現其實照片中的人是對她而言意義最深的人，而她在房間擺設更動之後仍是設法騰出空間以放置照片。她最後說“其實這中間有一些心理因素吧！…或是你要強調…自己的一種identification”。

物的意義經常在訪談的過程中逐漸地變得較為具體與明晰。一個修習電視電影專業的留學生談到他為修課所拍攝的影片。

受訪者：其他東西都沒有什麼意義，除了影片…連那個都沒有的話，我根本說不出來我做了甚麼。說出來也只有我自己知道…用語言傳達就不在乎，因為還可以再寫…[影片]很單純，就是一個證明，證明我這段時間花了很多心思，做了很多事情，除了那個之外，我再也提不出別的證明。讀書考試成績單燒掉無所謂，我讀進去記著就好。

研究者：是向自己還是向別人證明？

受訪者：嗯，這問題很好，到另外一層次…不是要向別人證明，因為除非那個東西真的很好，要拿出去比賽，公開放。要不然我不會拿給別人看。那留在那邊，這證明到底是向誰？向自己？…倒也不是向自己證明，因為向自己證明，我可以不要那個東西。我心裡有數。但是也沒有好到要向人家證明。只能說整體，以後整理起來是一個總和。那時候才有它獨特的意義。也許等到我二十年之後拍電影，那時候還保存我二十年前拍的學生電影，那時候這意義就…

正如落實理論(grounded theory)(Strauss & Corbin, 1990)所揭示的，研究並不是一個從假說建立、資料蒐集到驗證假說的線性過程。研究應是一個在文獻回顧、資料蒐集、資料分析與撰寫之間不停地來回相互影響，比較的一個循環過程。既有文獻以及研究者個人的經驗構成研究的切入點。先期的訪談指引後面訪談的方向與理解。當一些主題或意義的類別從資料中確認出來時，又可以與更多的文獻加以比較。所以，資料的分析並不是等到資料蒐集結束才開始，而是與資料蒐集過程以及文獻回顧密不可分。這個過程也與詮釋學的核心概念，即「詮釋的循環」吻合。

詮釋的循環是所有人類理解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海德格(Heidegger, 1962)與高達美(Gadamer, 1989)認為「先前的理解」(pre-understanding或fore-knowledge)使得知識成為可能。詮釋的循環不是一個惡性循環。詮釋的工作不在於跳出詮釋的循環；而是經由對話的過程不斷地釐

清對於本文或行動的先前理解。在詮釋的循環中，我們對於現象的部份的理解，受到對於現象整體意義的預期的引導，而由於我們對於現象部份的知識的增加，因此不斷地修正與釐清對於現象整體的理解(Kockelmans, 1975)。

詮釋的循環應用在不同的"部份與整體關係"的層次。在此研究中，我先仔細地閱讀每一份訪談的文字資料以獲致一整體的印象。然後將每一個物體的意義置於受訪者適應新環境的脈絡中加以理解。再將每一受訪者所提及的所有物體視為一整體，並瞭解其與受訪者之其他生活經驗的關係。在不同受訪者之間也不斷根據物體意義、社會關係及未來計畫等面向加以比較。隨著訪談的重覆進行，類似的理解的過程也跟著進行。經由這種持續地對於部份／整體間交互關係的理解——如同一受訪者的不同次訪談，物體意義與生活經驗，以及不同的受訪者之間——使得我們對於物的意義的理解逐漸的釐清與趨於細緻。

四、一個物的意義的結構

當我們談論物的意義時，我們首先要問意義的指涉為何？是個人的理念或宗教信仰？是回憶或是期望？它傳達了個人的權力或關愛？其次，意義並不存在於真空之中，它在一特定的個人環境與歷史脈絡中實現。第三、意義並非靜態或固定的。我們應該要探討意義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中改變，並瞭解人們賦予物體意義的過程。第四、意義並不是獨立存在於外在世界或是人的腦海裡，它是人與物體交互作用的結果。第五、物的意義如何與其他的意義系統，如口語溝通，有所區別？物體的物質性在此意義中扮演何種角色？

要發展一個意義分類系統以窮盡意義的所有面向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種分類系統都是人為的。它簡化了極為複雜的人類體驗。其存在之目的是為了分析的功能。讀者應理解以下所談之意義結構的各個面向並非獨立存在之實體。當我應用某些物體經驗作為例證時，並不表示該物體的意義僅侷限於此面向。此外，物的意義並不是靜止的。意義的內容與深度隨著情境而改變。以下之分類代表本研究所發現之物的意義結構的主要構成要素。

在我描述意義結構之前，我想先用實例來說明物的意義的複雜性。一個受訪者非常喜歡她的"加菲貓"，那是她男朋友送她的禮物。它是社會關係的象徵，帶給她身體的溫暖，並且傳達了她所喜歡的一種個性。

它已經躺在床上陪我好幾年，陪過我很久，所以已經很習慣它的存在。不高興就打它一打，喜歡

就抱一抱。它好像我男朋友呢，胖胖的。對啊！很好。冬天晚上懶得起來，天涼，把它拿起來抱一抱就不冷了，抱一抱有時候被我踢到床底下。很想扔它，虐待它。很喜歡加菲貓。死相，死相…加菲貓是我飛越太平洋千辛萬苦帶來的。加菲貓，加菲貓，嗯！[吻加菲貓]…我覺得它就是一種典型。不管別人怎麼想，像漫畫裡的加菲貓，每天好吃懶做，大家都覺得這樣是最不好的。現在流行健康，要運動，要節食，可是加菲貓永遠我行我素。我也蠻喜歡這種個性，有點像我。

我對於書本的經驗是另外一個例子。我是個愛書人。我以買書為樂。在我進行這個研究時，我也不斷地反省我自己的經驗。我對於自己擁有書籍的經驗有更多的瞭解。當然，書有其最基本的功能。它是我們學習的媒介。許多書本就近在手邊對我幫助很大。在我寫作論文時，自己擁有參考的書籍節省了許多到處找資料的時間。閒暇時，我就無特定目的地流覽我的書籍。那猶如一場充滿發現的樂趣的航行。新的想法有時突如其來。逛舊書店也充滿了發現的喜悅。況且我知道在我從美國回到台灣之後就很難再買到廉價的外文書籍。於是我以此為由，花不少的時間與金錢在買書上。當我進一步反省我自己的經驗時，我瞭解到一些我不是很清楚意識到或是刻意壓制的想法。班傑明(Benjamin, 1969)指出一個書的收藏家認為自己是一個救難者。沙特(Sartre, 1956)也提及商店裡的物品就只是一個物而已。透過「擁有」我使它成為一個具有功能的存在。它因在我的環境裡佔有一席之地而"存在"。於是，我發現一本書"孤獨地被棄置在市場裡。我藉由買它而給它自由"(Benjamin, 1969, P.64)。書本在我的書架上才獲得真正的自由，而其實有很多書我還沒有時間讀。鮑狄亞(Baudrillard, 1981)曾指出物品能正面地反映人們的社會地位。相反地，物品也可能反映了人們在社會流動過程中失敗的一種補償作用。我是一個缺乏自信的人。我常以知識不足為苦。買書事實上也是對於缺乏知識的恐懼有一種撫慰的作用。但無論如何擁有書本並不等於擁有那本書中的知識。這些書本所具有的不同的意義交織成一張複雜的網。

接下來，我將舉例說明物的意義結構的主要構成因素。

(一)工具性

在一特定的社會文化脈絡裡，物品有其特定之功能。在此一分類裡，我指的是以功能構成其主要意義的物品。只要能達到其工具性之目的，此物品可以被其他物品取代而不損及其意義。例如，一位受訪者提到只有在他使用電腦時，他才覺得電腦重要，但是他與他的電腦

並沒有感情。當他學成歸國時，他會毫不遲疑地將之賣掉。另外一位受訪者明確的表示他絕對不會把感情投注到物品上。

好像沒甚麼東西有意義的…東西丟了只是造成不便，說會多傷心難過，是不會…有些事情，你不要長不大，要看得淡。…就像這個房間，我不能把它當做是自己永久的窩。搞不好，一年之後我就走了。對這個窩我不能付出太多感情。我不能花很多錢去佈置它。我只能說這是我的生存空間。我是利用它，我不是來跟它培養感情。我分得很清楚，我不會像心理學上所說對物質付出情感，目前只是用到它。

(二) 豐富體驗

一個物品可以是個人或文化價值的具體展現，以豐富人生的意義，指引人生的方向。人們也可能經由與物品之互動而發抒情感，獲得愉悅。物品可能是學習或表達的“媒介”(如書本或樂器)、體驗的“標記”(如旅行照片或音樂會海報)，或經驗的“對象”本身(如布娃娃)。當然許多物品會同時擁有這些不同面向的意義。例如前面所提到的加菲貓。

一個學生非常珍愛地圖。地圖是他在不同環境裡佈置房間共同的主題。他在房間的牆上貼了紐約地下鐵地圖、美國地圖與世界地圖。地圖幫助他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與方向。

地圖可以讓你知道你現在所站的位置，當你要到那一個地方的時候，可以很快知道往那方向走。貼一個地圖你也知道世界是那麼大，不是只有你所站的地方那麼大，心胸會比較開闊。…這樣地圖對我來講就好像一張戰略圖。我如何拓展我自己的影響力，如何拓展我們民族的影响力。

許多人提到喝茶是一種深刻的體驗。一位學生喜歡她的茶具，因為喝茶對她而言是一種溫暖而平和的經驗。

喝茶是一種韻事，一種生活態度…喝茶的時候，我覺得活在自己內心裡面很滿足，自我圓融的世界裡…我每次去找國中的同學，然後我們就燒茶喝，就有那種把酒捫心、刻骨銘心的感受，很容易談話。

用茶具泡茶比用茶包泡茶給人較豐富的經驗。溫壺、溫杯與倒茶都是細緻的身體動作。藉由這些動作與儀式，人們陶冶、修養自己。而茶壺就像一種具有生命之物，需要我們“養”壺。在經常的用壺與養壺的過程中，茶壺不只能留住茶香，也得到“照顧”。因此在飲茶的習慣裡，個人的自我與茶具的本質都得以展現。喝茶也是一種人們共享的經驗。在重覆性的取杯與放回杯子的

動作中，人們圍繞著一個中心。一個人負責倒茶，大家向他致謝。所以喝茶不只是喝茶，而是一個分享與修養的體驗。上述的學生養壺已有一段時間。此茶具儲存了她的心力與關懷，也為她開展一個動人的世界。

有些物品不是學習或表達的媒介，而是經驗的標記。人的一個特質是渴望將體驗物化，給稍縱即逝的痛苦與喜樂一個敘述或視覺的影像(Tuan, 1980)。一位留學生在寒假與來訪的好友同遊紐約。事後他把他們一起看的百老匯舞台劇——“歌舞線上”的節目單的封面與布朗士動物園的地圖貼在牆上。而他在紐約待的時間越長，有越多的海報與地圖在其牆上駐足。

除了體驗的媒介或標記之外，一個物品也可以成為體驗的對象。此時，物品的質料或品質成為經驗的焦點。一位修習電視製作的受訪者以物品的材料、質感與設計作為他物的體驗的核心。

我小時候對棒球手套很感興趣，常把它拆開來，看它怎麼結構起來。用皮帶把手指連合起來。這編織每個都不同。我就研究為甚麼這是這樣編，那是那樣編，怎麼收尾，結怎麼打…有一陣子，我對收集刀蠻有興趣的。做的不錯的，尤其是進口的獵刀，我現在還是看到刀、槍，就…倒不是它代表的意義。這種東西做的都很精緻。那刀柄本身又結合了不是木就是皮。金屬的部份也不錯。弧度、刀鋒、刀刃。

(三) 成就感

威克蘭德與郭維哲(Wicklund & Gollwitzer, 1982)的自我完成理論(self-completion theory)認為人會朝著自我界定的目標而努力。人們會利用社會所認可的符號，如擁物、名銜或制服，以及特定之行為作為追求目標之活動的指標。此概念與洛克柏格霍頓(Rochberg-Halton, 1986)的“角色模範”相近。物品作為人們修身(cultivation)過程中其目標與價值的象徵，並且可能成為實現其目的的工具。

有一個學音樂的學生把她的鋼琴老師的演奏海報貼在房間的牆上。

就貼在鋼琴上面，我彈鋼琴就看到，我早上一起來就面對那張海報…她手很小，因為她教我就得彈給我看，我覺得我們彈的差不多，我也可以彈的像她那麼好。她都可以拿碩士，我也可以，而且說不定我還比她好，所以就把它貼起來，等於是激勵自己。

另外一位學企業管理的學生提到二件對他具有特別意義的物品：西裝與公事包。在課堂上發表或是在校內校外面試時，他必須用到這些東西。它們也代表了他未來成為此地一個成功企業家的影像。

人們也常因物品是投注個人心力所得的成果而加以珍惜。此時，人們與此物品有了雙重的關係。一方面它們是在日常生活所用的物品，另一方面它又是“我的作品”(Sartre, 1956)。

一個學生提到一幅他自己的素描是他心愛的東西，並且與他做實驗所得的數據類比。

到目前為止，那幅是我畫的最好的一幅畫…我一定喜歡那幅畫，一定對它有感情，就好像照片一樣。但有時候，照片咋就照了。那個東西[畫]是更屬於你自己。就像以後論文做出結果，我也會永遠帶著它。不管我到那裡做研究，我都帶著data，累積我將來實驗的…知識是一回事，可以從人家發表的paper中學到，但自己的實驗技巧是屬於自己的東西，每個實驗室都有他自己的秘方。

有些東西不是個人努力所得之成品，而是其努力的標記。例如，論文是成果，但是論文參加競賽所得的獎狀是其成就的標記。有一位學生珍愛他的畢業證書和獎狀，因為它們代表了他在學業上的成就。他說他要把他所有從幼稚園到大學的畢業證書以及獎狀裱起來，並且掛在他書房的牆上。

另一位留學生提到閱讀中文報紙的快樂。

看報紙是一種高級享受。躺在床上，一杯啤酒在手，我可以一看就是二個鐘頭，從第一版看到最後一版。以前在台灣比較忙，沒甚麼時間，看完就算了，現在則不一樣。現在看報紙，可以完全放鬆心情，又不像英文教科書，我不必查一個單字，是一種很高級的享受。

他說在美國讀中文報紙與看英文教科書以及在台灣看報紙不同。他也提到他有應付課業的困難。他覺得他的老師並不瞭解他，他並不是像別人所想像的那麼差勁。他認為紐約人很不友善。身在美國，中文報紙是他獲得台灣新聞的主要來源。從另一方面來講，語言溝通能力的失落影響他在新環境中的課業表現與人際交往。當然中文報紙和雜誌讓他和台灣保有連繫，但更重要的意義是他可以從閱讀中文報紙中找回他對自己能力的肯定。他更可以成為他“自己”。

(四)記憶的延伸

雖然人類的經驗，如喜悅或欲望的滿足，可能不會在世界上留下一點痕跡，而且每個時刻馬上被下一個時刻沖走，但是它們可以回到我們身邊一藉由自由聯想，紀念物、遺跡、住宅、集體記憶(Casey, 1985)，或重覆的事件，如慶生、節慶或體育活動(Wood, 1985)。

物品可以持久。它們可以穿越時間與空間以連結序列的社會互動(Foote, 1988)，並且給予稍縱即逝的喜悅與痛苦一個具體的顯現。但是“過去”的意義並非獨自存在

。我們不能離開現在以走進過去(Palmer, 1969)。我們不斷地根據我們現在的處境以及對未來的期望以選擇並重新詮釋我們的過去。所以物品也並非被動地重現過去所發生的事情，而是為現實開啟了可能性(Ricoeur, 1981)。一個學生談到他的日記：

如果沒有日記，很多事情我可能已經淡忘了…有時翻起以前的日記，覺得過去的想法總是被老師牽著走，沒有自己的看法，不知道變通，太在意別人的看法。一言一行似乎都必須有根據。但我也也不想銷毀這日記，反正那個時候的我就是那個樣子嘛！…日記記載著過去一段懵懵懂懂的日子，以後再去看小孩，就比較能了解他們。有些事情他們就是無法理解。我不再特意去改變他們的想法。小孩做錯了也就算了，看看自己小的時候也是一樣的糊塗。

他用知性的角度看待他的過去，在這過程中，他豐富了他對世界的看法，也對於人們和自我有更深刻解。

並非所有的回憶都是可欲的。人們有時企圖把不好的過去消音，以維繫個人自我認同的連續性，並再次確認現在的我和過去的我是同樣的有價值，且有能力克服橫在面前的未知與恐懼(Davis, 1979)。

有一個留學生在初抵紐約時遭遇許多不快。由於課業的壓力與紐約市的環境威脅(不安全)，他經常將自己“鎖”在宿舍的房間裡，整天不出門。他每天聽那幾張他從台灣帶來的他最喜歡的音樂CD。這些音樂給他一種熟悉的感覺，安撫他的情緒。然而到了第二個學期他再也不聽那些音樂了。因為它會勾起他上學期把自己關在房裡孤獨地應付課業壓力的不愉快回憶。他覺得他應該花較多的時間去探索紐約，享受紐約的文化生活。上學期他曾以幾天不出房間為傲，但是現在他覺得那其實不是一種好的生活。這個例子顯示一個物體曾經正面地參與一個人的適應過程，但是現在卻與一個“負面”經驗連結。當物體在人的生活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時，它參與並貢獻於人的經驗與自我的變遷；而在自變遷的同時，物體的意義也隨之而改變。

(五)社會互動

1. 社會溝通

物品可以在陌生人或朋友之間成為引起對話的話題。我記得在紐約的時候，由於我戴洋基棒球隊的帽子，有好幾次陌生人主動跟我搭訕談棒球。一件T恤、耳環、書本或照片都是開始交談很好的話題。一位受訪者刻意的把她小時候的照片放在書桌上。當她的朋友來訪時，總是會看到這張照片，然後說她很可愛。她通常就接著說還要不要看，她還有更多可愛的照片。一個學生很喜歡她房裡一張小女孩的海報。她的朋友常說海報上的小

孩很可愛，然後說那個小女孩很像她。另一位留學生很喜歡他的馬靴，因為它會吸引路人的眼光。“像我有一雙靴子，每次穿出去都很多人看，尤其是黑人。有陣子我就幾乎每天穿，後來穿到底都磨損了，現在才不穿。”

就像人們所穿的衣服或牆上所貼的照片一樣，房間裡的個人物品，如海報、書籍或音樂錄音帶等都是社會溝通的媒介。所以，一個物品擺或不擺，擺在甚麼地方就是一個細緻的問題。以照片作為例子。男女朋友的照片通常是他們之間的愛與共同記憶的具體的顯現。“這些照片給我安全與熟悉的感觉。即使我人在千里之外，它讓我覺得舒服”。異性的照片也同時是一種對外的宣告：我已經有了男(女)朋友。一方面它可以主動排除不必要的紛擾，另一方面它也減少認識異性朋友的機會。因此，擺的策略決定於此人對其男女朋友的投入與承諾，以及是否有認識更多異性朋友的想法。一位女留學生刻意不帶她男朋友的照片。在她出國前，他們已有約定互相不約束對方，給予對方自由的生活空間。另一位男留學生把他女朋友的照片藏在書架後面。

萬一來這裡又交到[新女友]，明擺著就不好。放這裡是萬一地來了，隨時可以抽出來方便。但千萬不能放出來，因為別人一看到，你的價值馬上下降。

2. 向他人的自我表達

在前節我提過人們透過物品，如音樂帶或日記，以傳達他們的情感與思想。基本上，其對象是自己。此節所描述的物品則著重在向他人的自我表達。這不是“是/否”的問題，而是比重不同。如前所言，全家福照片、海報、書本或裝潢都或多或少傳達了個人的社會關係，興趣或價值觀。

一位受訪者有意地以戴耳環向別人傳達她心中的喜悅。

以前耳環戴很小的，人家不知道。現在戴比較大的，你快樂，也要讓人家知道你很快樂。而且挑叮叮咚咚的，比較能帶動你整個人的心情。

另一位受訪者提到她的相簿

組成我這個我，是要依靠很多別人，各種友情、父母的親情聚合成今天的我。當我把自己介紹給我的朋友時，藉著這些照片的幫忙，可以使他們更加了解我。

一位紐約的留學生在房裡為照片所圍繞。在紐約的第一次訪談時，她在書桌前貼了十張照片。三個月後，她的照片增加了二倍。除此之外，她的書架上還有二十張新收到的耶誕卡。她的照片不是隨意的貼在牆上，而是經過刻意的編排，並且在照片之間加了下列的評語：

愛充滿玫瑰的芳香。愛使百合優雅地舞蹈。

回憶是甜蜜的悲傷。

那些歡愉的時光永駐我心！

許多其他學生也在牆上或書桌上擺照片，但是沒有人像她這樣用照片佔據了如此大的空間。每一個走進她房間的人都會為她的照片所吸引。她說她有自戀狂。如果我們檢視她的生活經驗，我們就能較清楚地理解其照片的意義。

照片的內容給我們一個解讀的線索。除了一張她台灣家中的狗的照片之外，所有的照片都是在美國拍的。相反的，大部份留學生所擺的照片大都是全家福或台灣好友的照片。為了理解此差異，我們有必要知道她出國前後所發生的事情。她和她交往多年的男友因她出國而分手。

他覺得我太aggressive。認為我太有抱負，太有理想，為了自己的抱負理想，自己往上爬，所以開始有爭執。他認為已經有一個碩士了還出國幹甚麼。可是我自己肚子裡有多少墨水，自己瞭解。總不能為了有一個碩士學位，就待在原地不動。但他認為沒有必要，還要花那種錢，那種時間，跟我嘔氣，不理我。再加上我爸爸很反對[我們在一起]，一直要我出來。他就認為我在他和我爸爸之間選了我爸爸，他連我上飛機都不去送。

在台灣的時候，她最心愛的東西是風鈴、玩具熊和照片。

這個風鈴是我男朋友在情人節送我的。還有一個毛絨絨的娃娃，也是我男朋友在我生日時送我的。…每次去玩都照一大堆照片…照片會讓你想到以前生活的片段，有時候會使自己深鎖在回憶裡。

她把風鈴和玩具熊丟給她男朋友。照片，她說她“忘了”帶到美國。

雖然她失去她的男友，她喜歡紐約的生活。“學到蠻多東西的，師資很強，program很好。我教書，用一種台灣還沒人用的教學法，比想像中有收穫的多”。她也到許多地方旅行。“去過好多地方呢，因為我們來了一群新生，有三個舊生就帶我們到處玩。去Central Park, South Street Seaport, Wall Street, Metropolitan Museum, Yale University”。中秋節她參加中國同學會辦的船之旅，感恩節到美國同學家拜訪，耶誕節前夕到教堂參加儀式，元旦前夕到時報廣場，農曆春節參加聚餐。當然，她也有課業壓力，偶而也想家。朋友在她適應新環境的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我心愛的東西是我的朋友。甚麼東西都比不上我的朋友。快樂的時候喜歡跟朋友分享，悲哀心情不好時，你還真的需要朋友。很高興的時候，我就做蛋糕叫他們都來吃。心情不好在哭的時候，趕快過來，肩膀借我靠一下。

根據以上的描述，其照片所傳達的意義就較為明顯了。那些照片和耶誕卡除了是心靈的撫慰外，更重要的是向她自己以及朋友傳達她當時的處境。雖然生命中有創傷，但她仍堅強。她可以在新環境裡快樂地生活。她不但沒有被擊倒，而且過的很好。她證明她出國的決定是正確的，而她的努力是值得的。

我把照片寄給我媽媽，讓她知道我過的很好。
…[她指著一些她請朋友來吃飯的照片]菜是我們二人做的…吃完之後，覺得不對啊，做了這麼多好菜，應該照起來。我們做了那麼多好東西，讓人家知道我們過的多好。

3. 社會聯結的表徵

一個具象的物品，如照片或禮物，可以讓人憶起過去的經驗或與親友的黏結。當“他人”不在身邊時，他可以攜帶此物品，以維繫他們之間的關係。

一位留學生將女兒留在台灣，和太太到紐約讀書。女兒的照片原來是為太太而帶的，但他沒料到對他而言也是如此的重要。

以前在台灣，看一遍就看過去，可是來這邊很奇怪，你看一遍，一個禮拜以後，你會再想把它拿出來看，又百看不厭。看我女兒那個樣子，以前沒那種感覺，現在就覺得好可愛呢！感覺就是不一樣。…有時是上課很沮喪，聽老師講，奇怪怎麼都聽不懂，或境況不如意的時候，唉！看看女兒，讓自己心情愉快一下。心情好時，她會讓你更愉快。心情不好時，看看她，你會覺得得到另一種安慰。不錯了啦！…你有一個這麼好的女兒，這麼可愛。這瞬間，你會得到安慰。覺得算了，Forget it! 今天發生的事，忘記了。

這個個案說明了物的顯著意義。當他心情不好時，空想會使他的情緒擴大，變得更嚴重。他會過度集中注意力到處境的負面，如與女兒分離，浪費錢來讀書或適應困難。透過照片，他的情緒得以轉化。他的心為她可愛的女兒所佔領。雖然生活有些不如意，但是他有個甜蜜的家。況且，一旦他完成學業，他可以給他女兒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

除了作為社會親密關係的表徵外，物品也可能傳達了一個人對於社會群體或地點的依戀。有一個留學生非常喜歡他的學生證。

我很喜歡看我的student ID。好像屬於一個地方，你比較會有安全感。…我很喜歡我們的學校，屬於他的成員我很高興。帶ID，在所有的block裡走，就不會有人攔阻你。

4. 社會區隔的表徵

除了利用物品作為人際溝通的媒介或社會黏結的表徵外，人們也利用物品來傳達其社會地位，使其有別於他人。

一個受訪者提到許多心愛的東西，從隨身聽、衣服、鉛筆到聖經。但它們有一個共通的意義——價格。我很訝異她可以記得這些東西的價格、那一國製造、以及她在那裡買的。人們根據其興趣，對物有不同的描述與分類方式。例如食物，我們可以討論烹調的方法、食物的味道或其所含熱量的多寡。在此研究中，大部份的受訪者以社會關係或記憶作為描述心愛東西的主題。但是價格與製造地點卻一再出現在此學生的描述中。

馬克杯是舶來品。

荷蘭的壁畫，進口的。

有件意大利毛衣，六千多元。

這隨身的皮包，是在舶來品店買的。那時還是大學生，此包二、三千元。

AIWA隨身聽，在當時是最新型的。五、六仟。普通店還買不到。

這塊布是進口的，好幾十塊錢，用來擦眼鏡，看起來沒甚麼。

即使是宗教物品也要最好的。

這條項鍊法國的，K金，在統領買的，要三仟多，K金的對皮膚不太好，我還是天天戴著…高中也曾有很多十字架，但都是品質很差的台灣貨。這一個簡單大方。

前二年發現有更Handy更好的[聖經]。它有二種，一個是真牛皮，一是仿造皮。同樣的造型，看不出來，價格卻差了許多。後來還是買了真皮的。

她的邏輯是她喜歡高品質的東西。而高品質的東西正巧都是昂貴的舶來品。她信任自己的品味和判斷。她常說“其實別人也看不出來這個有這麼貴”。她也說她從不趕潮流。

我有一件瑞士襯衫，別人也不知道。那是在獅子林專賣舶來品的櫥窗店買的。沒甚麼閃閃發光，只是麻質的，一般人覺得不會有甚麼特殊。我也沒常穿…我只要擁有它即可…事實上我對流行是無動於衷的，我就是喜歡。像電影，常常某某人說很好，可是我沒有甚麼感覺。我自認我的眼光是不錯的。我的喜好與別人不同。別人喜歡藍波，喜劇，可是我不看。我也懶得向別人解釋為甚麼。當然我的東西，如果別人說漂亮，我也會很高興。

她的陳述反映了她嘗試藉由她對物以及文化的特殊品味以區別她自己和其他大眾。藉由物的擁有，她的自我得到肯定。這和另外一個學生和物的關係有很大的不同。

我的茶壺都很普通，我是學生養不起那麼好的壺…可是你天天去泡它、去磨它、去摸它…我很喜歡它。像這樣的東西就沒辦法替代。…我看過的書上面可能有我的remark…有我的手澤，我的氣息，有我書櫃裡那種特有的味道…搞丟了，重新買一本，但那已經不是我的書了。

一個是利用購買和擁有來完成她和物的關係，並達到自我肯定。一個則是藉由使用，照顧，讓物顯現它自身，以和物達成一種親密的關係。

(六) 宗教性

一位留學生在剛到紐約時，遭遇到住宿、資格考、做研究等各方面的困難。她餐桌上的基督教座右銘帶給她許多力量。她覺得雖然事情並不順利，但是神從未離開她。另一位在台灣成績優異的留學生，第一次面臨有可能不及格的焦慮。考試時，看臨座的美國學生振筆疾書，可是自己卻難以下筆，覺得非常沮喪。宗教在此時給她許多幫助。

我看荒漠甘泉，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所有結果對你都是好的。要高興的忍耐、順服，就比較能夠忍受挫折，甚至認為挫折是必要的。

(七) 自我的體現

前面所討論的物的意義，如記憶的延伸、自我表達、社會聯結的表徵或社會區隔的表徵，事實上都是某種程度的自我的體現。但是個人興趣、價值或成就有時只表達人整體生活中的一個切面，而本節所要談的物卻是構成自我一極為重要的部份。在此物的經驗中，自我與物的界限逐漸的模糊。一個受訪者珍愛她的玩具貓。

我從小就喜歡貓。高中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像貓…我覺得貓很有自己，貓可以一隻自己活的很自在。自我意識很強…對，我都和咪咪講話，她是我的小孩。我正式擁有她是在我小學三年級時。…我可以常跟貓講話，她也跟我講話。這麼多年訓練下來，以前我聽她講話的時候還要想一下，她，她要講甚麼，我應該怎麼替她講，可是現在根本不用想，我們倆可以對話自如…像我的小孩，又像我自己，很難說那樣的感覺，太久了，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我覺得她是活的，像前一陣子，我覺得寂寞，孤單，那樣的心情會影響我。我甚至會覺得我對不起咪咪，我不應該帶她來紐約，她在這邊很寂寞…其實我整個心情會轉嫁到她上面去…我媽媽有時候想把她偷偷藏起來，我說妳敢，她才不敢。我高中的時候，她就會買另外一個東西給我。妳換一下好了，那個快要破掉了，你把她收起來，用玻璃紙包起來，放在櫃子裡看好了。我說不行。然後她買

的東西我收下來，變成咪咪的寵物。

咪咪與她是無法分開的。她把咪咪放在床上的被單下面。一般的朋友也許看不到咪咪，但是大都知道她喜歡貓，或說她像貓。咪咪是她的伴侶。她們共享許多的經驗、情緒與理想，她一方面把她的心情投射到咪咪身上，一方面咪咪也會完成她的夢想。她從小學芭蕾的願望一直未達成。她常告訴我“咪咪去上芭蕾課了”。咪咪也在她的人際交往中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她的親友要送禮物給她時，常會選與貓有關的禮物，如貓照片的月曆，並且說是送給咪咪的。咪咪經常是她聊天的話題。有一次她從中國城買葡萄回來，她男友就戲稱葡萄比咪咪的耳朵還大。她用個人電腦，而我用蘋果牌的電腦。一日，我操作麥金塔給她看，她說“咪咪不喜歡老鼠”。這裡咪咪指的可以是她的玩具貓或她自己，而老鼠可以是動物或操作電腦的滑鼠。她毫不思索地如此回答我，顯示出她和咪咪的分際非常的模糊。她們互相指涉交融。雖然咪咪對她而言是活生生的，有其生命與個性，並且在她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咪咪的重要性是否會遠超過真人呢？她告訴我一個故事。

在台灣如果我離開家比較長的時間，我就會帶著咪咪。暑假我回台灣當然也帶咪咪。我男朋友到機場送我。他央求我是否可以把咪咪留下。我有點捨不得。最後，還是他贏了，他把咪咪從我的旅行袋裡拿出來。

此時，咪咪又成了她男朋友應付他們分離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五、人與物的交互作用

物的意義並非單獨地存在於物體之中，也不是個人既有之心理需求與衝突的投射。物的經驗是個人與物體的對話過程。在個人與物體互動的過程之中，物的意義開展了，而個人自我也得以轉化。這是一個不斷進行的過程。物的意義會隨著其脈絡的改變而改變，而其實此物體與個人成長則經常在此脈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 物的物質性

物的物質性是物的經驗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份。鮑狄亞(Baudrillard, 1981)視物品為符號，並且著重在物的系統的分析。他並沒有否認具體的物的體驗，但是此種體驗沒有在他的理論中佔一重要的位置。我們可以比較一下麥克拉肯(McCracken, 1987)和鮑狄亞如何處理物的重複(redundancy)。鮑狄亞認為擁有物符號的過度操弄，如桌上蓋有桌布，而桌布又有透明塑膠布的保護，反映出階級本能的表達。麥克拉肯則以其他例子說明重複是創造

家的感覺的一種方式。大量的照片，壁飾和書籍，以及重複的圍繞方式(包括外牆上的長春藤、外牆、書牆、掛滿回憶物之牆、圍繞的傢俱與聚集的家人)創造了甜蜜的擁抱的特質。這二個作者分別指出現象的不同意義。物的象徵意義當然重要，但是物的具體經驗也不可化約成任意的符號(arbitrary sign)。溫尼寇特(Winnicott, 1971)指出過渡物(transitional object)之不是母親本身與它代表母親同等重要。余羅士(Searles, 1960)也指出個人經由非人類環境(nonhuman environment)對人的意義以及其物質存在(如樹自身, the tree as being a tree)以與此環境發生關係。

物的物質性可以成為經驗的對象。例如一個學生對棒球手套的設計與質感有興趣。他把手套分解以探測製造者的想法與創造力。在這過程中，物的本質與人的思想同時得以體現。物的物質性也影響了其對幫助人克服分離的貢獻。例如根據受訪者提到的過渡物的經驗，可以發現過渡物通常是軟的、溫暖、可愛的，通常牽涉身體的接觸。但是親人的照片卻傳達了過於直接與生動的訊息，並且更加強了快樂的過去與寂寞的現在之間的對比。一位受訪者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會玩她媽媽買給她的玩具鯨魚以安撫離別的情緒。但是父母的照片卻會令她忍不住的哭。另一位女留學生離開她的男友赴美求學。她一方面想要維持她與男友的關係，另一方面又想保有認識其他人的可能性。她沒有帶她男友的照片，但是卻常穿戴她男友送她的項鍊與T恤。T恤和項鍊溫暖她的身體和心，但是照片卻太直接的傳達她已有男友的訊息。

(二)物的時間性

人具有時間性，而變化是人類現象的固有本質。人們總是重新解釋過去，為現在找尋意義，並將自己向可能的未來開放。一個與個人過去有關的物的意義，可以是豐富了人對於自我或所處世界的理解，維持個人生命的連續性或幫助人從現在的種種壓力與煩惱中得到抒解。同時，它也可能阻礙人們現在的正常運作。物的意義也不侷限在現在。它不停地改變。有時則是未定的，而其可能性決定於人們未來的可能性。三位受訪者珍惜他們的成績單、畢業證書或電影作品，因為它們是成就的表徵。但是它們的意義在時間的系統裡又有所不同。

一個留學生說成績單對她而言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知道我以前成績不好，可是我可以趁現在還年輕的時候多努力一點，扳回以前的…。以後，我可以告訴我的子女，我以前是怎麼過來的。雖然我以前曾經跌倒過，畢竟我還是站得起來。

她的過去的意義決定於她對自我的評價與對未來的投射。只要她對自己有信心，對未來抱持樂觀的態度，則成績單會是她扭轉命運一個很好的佐證。

另一位留學生從未來的回顧的觀點看待他為修課所

拍攝的影片。他認為沒有必要用影片來向自己證明自己的能力，而影片也沒有好到足以向別人證明或展示。但是二十年後，也許他成為名導演，則他的學生電影就有階段性的歷史意義。所以影片的意義是尚未決定的，它決定於他未來的發展。

還有一位留學生對其未來的學術生涯非常的積極。他喜歡非常多的東西，包括現在的學生證、高中制服、高中書包、畢業證書以及實驗數據。每次我問及他的未來時，他都非常的興奮。“現在是茁壯自己的時候。希望將來有這麼一天，能有自己的實驗室，是我現在最大的目標。講起這個我就很起勁”。他心愛的東西參與他從過去、現在到完成未來願望所做的努力。他想像有一天，他有自己的書房，牆上貼滿了他的獎狀和畢業證書。

(三)物的意義的變遷

物的意義是人與物在一特定的社會／環境脈絡下交互作用所展現，因此一個部份的改變會影響整體的其他部份。我們也可以說物的意義和其所處的整個系統都無時不在轉化。物貢獻於個人的成長。而個人的改變，如成熟、畢業、結婚生子，或是社會與環境的改變也會影響物的意義。此外，一個功能性的物品可以成為過去經驗的表徵。如果它跟著個人很長的時間，可能成為個人自我的象徵。一個自己親手做成的物品可以是很好的禮物。一個物品也可能因一特殊的經驗而變成唯一的、無可替換的東西。一位受訪者喜歡聽洛史都華的歌曲。某個下雨的夜晚，她聆聽他的歌曲，此時雨聲和著歌聲令她沉醉。後來這捲錄音帶聽壞了，於是她又買一捲新的完全一樣的錄音帶。但是，她不再喜歡聽它了，因為這捲錄音帶裡沒有雨聲。

一個留學生提到她做的菜的味道和她媽媽做的很相近。

我以前在家裡都沒有做菜，出來有時煮一煮，我覺得那味道跟我媽做的很相近。哎！那我就很想很想我媽媽。那種感覺就覺得好接近好接近呢。…從小到大，沒有錯我都是住在家裡，跟父母在一起，可是感覺總是自己忙自己的事情。…你參加活動，你急著要追求一些甚麼，然後你跟家人相處的時間其實不多。…很可能我在這裡結婚，我以後再回去家裡，那就是另外一種身份。

事實上，她並沒有向她媽媽“學習”做菜。她也並不是刻意的依照她媽媽的方式做菜。但是她們做的菜的味道竟然那麼相似令她震驚。她瞭解到她和媽媽是如此的分不開。她說她和她媽媽曾經有過很多的衝突，但是她現在知道只是她媽媽表達愛的方式不同。當然，重新檢視過去並非到此為止。它影響了她現在以及未來她和家人的關係。她在美國待的時間越久，她就越想念她的

家人，她不再遲疑以表達她對家人的感情，並且開口向家人說她愛她們。對她而言，她做的菜是她和她家人緊密關係的一個具體而鮮活的佐證，並且強化了她們的關係。此時，菜並非只是被動的反射了她心中既存的狀態，而在她成長過程中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另一個留學生特地到中國城買子敏寫的「小太陽」，事實上，這本書他在台灣的時候已看過不只一遍了。「小太陽」的意義對他而言，不是獲取新知的來源，而是帶給他熟悉的感覺，撫慰他思鄉的情緒。又如在節前所提到的另一個例子。中文報紙不只是提供台灣資訊的來源，更是他應付在美國遭遇的挫折，進而達到肯定自我、拾回自信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物也可能對人現在的生活帶來困擾。一個留學生在出國前和一個美國人互相教授語文。她把她們的會話錄起來，並且把錄音帶帶到美國。但是她不敢聽這些錄音帶。

我不敢聽，我知道聽完會很可怕。我不要…聽了會有時空交錯的感覺。會讓自己很恍惚，不知道自己又在那裡。…我那時上課的時候，我會很open，很aggressive，那五六捲，我都是有自信的，覺得來這裡不會有問題的。

她在美國的經驗並不如她所預期的。

我並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堅強：我不會想家。我原本以為說很簡單，人家說就讓自己忙就好。後來覺得我並不是那樣堅強的人。

她瞭解現實與她預期之間的差距。一方面決定於她願意做多少的嘗試與努力以面對當前的問題。另一方面是由於她對美國的生活有錯誤的預期。她和台灣的美國語文老師相處非常融洽，使她誤以為美國人都是很友善的，與美國人交朋友是很容易的。但是要面對赤裸的現實又是痛苦的。生活必須不停過下去。

英語會話錄音帶裡的自信與天真更加突顯她現在處境的困難。除非她願意在生活裡有劇烈的轉變，否則它不易有建設性的意義。全然面對自己的過程總是辛苦的。她不想聽這些錄音帶或許可以說是逃避。其實它也對生活能夠容易且舒服的過下去有一種保護作用。這個例子顯示一個人對其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認知是相互影響的，而物的意義也在轉變之中。

(四) 結語

物的意義並非單純地由物的性質所決定，它也不只是個人既有的心理狀態的投射。物的意義是人與物在一定的社會環境脈絡裡相互作用而開展。當物在人的生活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時，它參與並貢獻於人的經驗與自我的變遷；而在自我變遷的同時，物的意義也隨之而改變。

註釋：

本文之目的在於探討交互論的理論基礎，及其在環境心理學界的發展，然後以作者的有關物的意義的研究來說明以交互論的觀點來從事經驗研究的可能性。此經驗研究之描述只在於說明交互論的基本觀點及其研究方法。對於研究發現的內容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作者的其他論文(Bih, 1992a, 1992b)。

參考文獻：

- Baudrillard, J.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Press.
- Benjamin, W.
1969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Bih, H.-D.
1992a The meaning of objects: A contextual analysis of experience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eir home and host countr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Bih, H.-D.
1992b "The meaning of objects in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s: Experience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2:135-147.
- Casey, E.
1985 "Keeping the past in mind", in Descriptions, 36-56. ed. D. Ihde & H. J. Silverm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sikszentmihalyi, M., & Rochberg-Halton, E.
1981 The meaning of things: Domestic symbols and the self.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F.
1979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New York: Free Press.
- Dewey, J., & Bentley, A. F.
1949 Knowing and the know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Foote, K. E.
1988 "Object as memory: The material foundations of human semiosis", Semiotica, 69(3/4): 243-268.
- Gadamer, H.
1989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nsen, W. B., & Altman, I.
1976 "Decorating personal places: A descriptive analysi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84: 491-504.
- Heidegger, M.
1962 Being and time. New York: Harper & Row.
- Hormuth, S. E.
1990 The ecology of the self: Relocation and self-concept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ckelmans, J. J.
1975 "Toward an interpretation or hermeneutic social science",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51: 73-96.
- McCracken, G.
1987 'Homeyness': Cultural made material in the modern north American home. Working paper No. 87-105, University of Guelph, Ontario, Canada.
- Mishler, E. G.
1986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ury, M. A.
1987 Special objects: A study of the meanings of thing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Palmer, R. E.
1969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Dilthey, Heidegger, and Gadamer.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Reinharz, S.
1983 "Experiential analysis: A contribution o feminist research", in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162-191. ed. G. Bowles, & R. D. Klein, New York: Routledge.
- Reinharz, S.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oeur, P.
1981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chberg-Halton, E.
1986 Meaning and modernity: Social theory in the pragmatic attitud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wles, G. D.
1978 "Reflections on experiential field work", in 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173-193. ed. D. Ley & M. D. Samuels, London: Croom Helm.
- Rubinstein, R. L.
1989 "The home environments of older people: A descrip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linking person to plac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4(2): S45-S53.
- Saegert, S.
1992 Environmental change as a vehicle for personal and social change. Address to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 Sartre, J.-P.
1956 Being and nothingness.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 Searles, H. F.
1960 The non-human environment: In normal development and in schizophreni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Smith, D. E.
1990 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A feminist sociology of knowledg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peller, G. M.
1991 "Review of The Ecology of the Self: Relocation and Self-concept Chang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1: 373-374.
-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 Tuan, Y.
1980 "The significance of artifact", Geographical Review. 70: 462-472.
- Vinsel, A., Brown, B. B., Altman, I., & Foss, C.
1980 "Privacy regulation, territorial displays, and effectiveness of individual function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6): 1104-1115.
- Wapner, S.
1981 "Transactions of persons-in-environments: Some critical transit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 223-239.
- Wapner, S.
1987 "A holistic, developmental, systems-oriented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Some beginnings", in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433-1465. ed. D. Stokols, & I. Altman, New York: Wiley.

- Wapner, S., Demick, J., & Redondo, J. P.
1990 "Cherished possessions and adaptation of older people to nursing ho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31(3): 219-235.
- Wapner, S., Kaplan, B., & Cohen, S. B.
1973 "An organismic-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ransactions of men and environment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5(3): 255-289.
- Wicklund, R. A., & Gollwitzer, P. M.
1982 Symbolic self-comple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 Winnicott, D. W.
1971 Playing and reality. London: Tavistock.
- Wood, D.
1985 "From another past", in Descriptions. 57-63. ed. D. Ihde & H. J. Silverm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